

那一挑儿清淡的馄饨香

□贾峰

今年正月十六，安阳桥庙会没见到杨子的馄饨摊儿，总觉得热闹的庙会少了点什么。

四十多年来，杨子每年正月十五都会准时从老家赶回安阳，备好出摊儿的行头，次日准时出现在庙会上。

回忆起四十多年前刚来安阳的杨子，高高的个子、白皙且透红的脸膛，一双刚毅的眼睛透出坚定的光芒，从喉咙中发出的徽州腔，给人以诚实朴素的印象。一身微微泛白的军裤军褂是他的标配，偶尔也会穿件中山装，虽有些陈旧，但收拾得干干净净。脚上一年四季是“解放鞋”，许是穿了有些年头，这种布面胶鞋的四周胶纹早已模糊了。

印象最深的是杨子出摊时挑的那副百十斤的担子。竹质的扁担被汗水浸染得微微泛红，两头的挑子随着他的脚步，有节奏地上下跳动。这副担子很是特别：一头是一个木柜，上面有七八个扁扁的抽屉；一头是安放在木柜里的烧松柴的小缸灶，上面支一口紫铜浅锅。铜锅分两格，一格是骨头汤，一格是下馄饨的清水。雕着花，细巧玲珑，像是《东京梦华录》中的物件，像是李嵩笔下画出来的玩意儿。格子归置有序，面皮、包好的馄饨、馄饨馅儿，以及香油、盐、醋等佐料，

整齐妥当。整副馄饨挑儿就是杨子的行头，满是岁月的痕迹，但依旧干净。

杨子的馄饨摊儿就摆在双桥北路，每天傍晚六七点钟出摊儿，除非雨雪天气才会歇上一歇。即便如此，也总能看到，每隔一会儿杨子就从租房里探出身来看看天。倘若雨雪停了，哪怕再晚，他也会挑了馄饨挑儿出来。

初时，杨子只有两三张小方桌、两三条窄条凳。听说这都是杨子以前自己打造的，很结实。杨子只要出摊儿，就不缺食客。那时，年轻的情侣能一起喝上两碗馄饨，就算是让人艳羡的时尚了；间或有妈妈领着孩童，要上一碗，孩子吃得津津有味，当妈的看着也是满脸喜色；有两三个青年一起来的，边吃边聊，吃罢争抢着结账；有深夜下班，吃罢就赶路的；还有独自一人的，坐下静静地慢品，旁若无人地与夜色融为一体……

杨子时常就站在那挑子的后面，连接两个木柜的是一个面板，面板上除了香菜、虾皮、榨菜丁及香油、味精调料，还放置着一个青花的中号碗，里面是包馄饨的鲜肉馅儿，碗旁是一叠薄薄的馄饨皮儿。杨子右手拿着挖馅儿的竹篾，左手拇指与食指快速捻起一张薄皮，摊在掌中心，如蜻蜓点水般，竹篾与面皮交会，一瞬间，右手又插向了盛馅的碗中，而左手掌里已经滚落出像小花朵一样的

馄饨了。周而复始，上下翻飞，手法娴熟，令人赞叹。不大会儿工夫，面板上已经摆出三四碗馄饨的数量。

儿时的我，总缠着母亲要上两角钱，吵嚷着要去吃馄饨。一边数落着我，母亲总还是从布包里数出两角钱，塞在我手心。在我飞快地跑出家门时，身后总有一句，“吃完快回家，别在外面瞎跑”。

手里攥着钱，我脚踩风火轮般奔向杨子的馄饨摊儿。“要一碗馄饨。”我很腼腆地比着一个指头对着杨子说。“又调皮了，不在家吃饭，不怕妈妈打哟！”杨子那男中音徽州腔总是乐呵呵的。递过钱，我并不急于坐在条凳上，而是站在他的摊儿前，看杨子先把面板上的馄饨丢进铜锅的清汤锅里，盖上盖子，然后迅速在空碗里依次放入香菜、虾皮、紫菜、榨菜丁和盐、味精、酱油等佐料。这时我会小声说：“多给我放点儿虾皮和榨菜丁儿。”杨子笑了笑，麻利地再次添加。尔后，他会掀开另一格子，直接用搪瓷缸舀起沸腾的高汤冲泡碗里配齐的佐料，再次掀开煮馄饨的锅盖，一个个馄饨大小均匀，宛若朵朵绽放的小花，漂浮在汤锅里。再看杨子，他用笊篱快速捞起，盛到碗里，最后经典的步骤，就是用那竹篾在小瓶的香油里蘸上几下，洒淋到盛满馄饨的碗里，瞬间油花飘散，香气四溢开来。

坐到条凳上，杨子端了馄饨放到我

面前，还要叮嘱一句：“小心，烫哈！”冒着热气的一碗馄饨，晶莹剔透，馅儿若隐若现，绿盈盈的香菜搭上深色的紫菜，配上零落飘散的油花，对于儿时的我来讲，就是不可言说的美味。拿勺子搅一搅，先喝一口鲜美的汤，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；趁热尝一小口馄饨，鲜香滑嫩，数种感觉同时在味蕾流动。每每喝到一半时，我还会怯怯地对杨子说：“叔叔，再给我加点儿汤。”杨子很客气地笑答：“稍等一下哈！”不大一会儿，杨子就端着那个搪瓷缸过来，里面是加了香菜、虾皮、紫菜和佐料的高汤。倒到碗里后，我就要慢慢地吃剩余的馄饨。

后来，桌子多了几张，吃馄饨的人也比以前多了。再后来，杨子的女人也来安阳了，她很贤淑，从不说过多的话，帮着杨子洗洗涮涮的同时，借着杨子又摆了个鸡蛋煎饼的档位，味道也是那么朴实和清淡。

时光流逝，那几张小方桌旁不知演绎了多少凡人故事，路灯下那馄饨挑儿和两道长长的身影，也已成为一道飘着烟火味儿的风景。

几年前，杨子再也没有出现在双桥。我还时常去双桥那里转转，时常与同龄人谈起杨子和他的馄饨摊儿。那一挑儿清淡的馄饨香气，一直浅浅地飘在我的记忆里……

麦田

□地铁

要画出来吗
隔年的深耕埋在土地里
可能看见

要写出来吗
绿油油的诗行不烦代笔
可能写出

可画寒意雪飞
可写旷野无际
却道不尽麦苗对热土的依恋

春风谱曲
春雨润色
春天已和麦苗有约

春来夏至
麦苗翠绿
难抑约定的相期

走出前路
阳光主题
阐释完满的美好寓意

端午情怀

□靳改清

小时候最快乐的一是过新年，二是过端午，三是过中秋。不过我最喜欢的是过端午。

记得那时的端午节正是最忙碌的时候，一边要忙着收麦子，一边要照顾小孩子的情绪过好端午节。别人忙不忙我不太记得了，但清楚地记得妈妈是最忙碌的。早上要趁着小孩子还在沉睡，把花绳系在小孩子的手腕上，说有避邪的功效（过了一个月后要把它剪去，扔到下水道里，说是百病消除），然后就是忙着烫面、发面，炸菜角、油条、糖糕。等我们都起来后，桌上已经摆好香喷喷的菜角、糖糕和油条了。

妈妈纺线是一把好手，搓出来的线又匀称又结实，经常有邻居过来请教，妈妈总是耐心教导，碰到悟性差的也没有不耐烦。真是一位好先生！妈妈再忙也不会忘了搓花绳这件事，她说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地长大。

妈妈搓的花绳花色好，我们戴出去总是惹人羡慕，所以妈妈的另一项任务就是端午来临时，指导邻居配色，然后手把手地教怎样搓的绳松紧劲一样。这样的花绳戴着舒服，而且漂亮。

那时，我的任务是拉着五色线的一头，妈妈两手将线分开，拉紧其中的两股轻轻搓动，将两股绳变成一根，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搓另外两根，最后将另一股和

搓好的两根搓到一起。妈妈细长的手指捻动，长长的线在她的手里仿佛有了生命，渐渐变成了一根斑斓的花绳。

小时候，我们那里过端午是要炸菜角、糖糕、油条的。满满一筐子菜角、一盆糖糕、一盆油条上桌后，爸爸先给奶奶碗里放一个菜角，妈妈则给爸爸碗里放一个菜角，看着二人动了口，才吩咐我们可以吃了。于是，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，家里孩子多，呼啦一下子，手全伸出去了。那透着甜味的面，包上翠绿的韭菜、细切的粉条和黄灿灿的鸡蛋，一口咬上去，又焦又脆的皮立刻让人眯了眼睛，再咬一口咸香美味的馅儿，真是美得要飞起来了。叫声、笑声、吵闹声引得妈妈一会儿给这个擦手，一会儿给那个擦嘴，自己却舍不得吃。而今想起，真为自己不懂得心疼妈妈而自责。如果我能起得早一点，就算帮妈妈烧烧火也行啊！可是我竟然仗着自己年龄小就贪睡，后来更是仗着妈妈的疼爱装作没看见她的忙碌！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我想让妈妈也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那里，看着她的女儿忙忙碌碌地为她炸一回菜角，哪怕味道不是多美。

一年又一年，我们一天天长 大，看着妈妈搓花绳的手渐渐地由细长变得粗糙，脸庞由白皙变得皱纹越来越深。直到有一天，她离开了我们，再也看不见了。

每当石榴花开的时候，我总是想起她在石榴树下搓花绳的样子，就像她还在我身边一样。

最熟悉的陌生人

□荆栋

熟悉和陌生是一对反义词，看似矛盾的两个词，却可能会产生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联系。熟悉是从陌生开始的，陌生却可能因太过熟悉而结束。从无话说到无话可说，终于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。

有一首歌曲叫《最熟悉的陌生人》，收录于萧亚轩1999年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，歌声令人陶醉，歌词让人心痛，只怪我们当时爱得那么汹涌，爱得那么深，结果却是梦醒时的搁浅停滞，沉默后的挥手告别。25年弹指一挥间，时光荏苒，斗转星移，耳边依然是熟悉的旋律，身边不再有熟悉的伴侣。从相爱到陌生，只留下今后相互折磨，各自悲哀。我们在歌声中成长，在歌声中成熟，遇见花开，邂逅浪漫，牵手幸福。然而，岁月偷走了青春，失约违背了誓言，猜疑辜负了信任，分手褻淡了爱情，熟悉变成了陌生。

人生若只如初见，第一次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，真的太美好了。心灵的悸动，灵魂的碰撞，思想的交融，那么欣喜，那么期待，那么令人向往。相见时难别

亦难，第一次从熟悉到陌生的过程，太痛苦了，空气在颤抖，眼泪在流淌，心里在滴血，那么遗憾，那么残忍，那么痛彻心扉。中间多少别离愁，当第二次从陌生到熟悉，已经不是那么简单了。有些人 和事，并不是足够努力就能有好的结果，命中注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强求 是徒劳的。两个不再互相珍惜的人，心里不会再有对方的位置，清不空内心的执念，忘不掉曾经的纷争，终将变成彼此生命里的过客。回不去的何止是时间，缘分让你我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，多少美好的往事记忆犹新，多少幸福的瞬间历历在目，却再也触摸不到，只能凭借记忆一遍遍地翻阅。你淡出了我的世界，却停留在我的心间，分离的痛楚已经释怀，但思念的忧伤却无法忘怀。

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，人也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。相思无解，真爱永恒，我最大的遗憾，是你的冷暖再与我无关，往后余生，轻执素笔，将心中的想念寄于笔端，落在纸上，句句未提相思，却字字是你，笺笺是你。待岁月染白头，月与灯依旧。

那轮明月

□牛玉清

遥遥极了，早早睡下。楼下回响着孩子们的喧闹声，今晚凉快，估计到10点左右才会静下来。

我蹑手蹑脚地下了床，走到阳台，曾经惯性地认为在城市里不会轻易看到漂亮的月亮，可今晚它却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。黑漆漆的天空挂着一轮明月，好像上了对面的楼顶就能摘到似的，这轮明月把我带回了童年的时空……

儿时，村里没有路灯，我们一群娃娃

借着月亮的光玩得不亦乐乎。炎热难耐的夏季，没有空调，我们伴着月光去村边的小溪里“狗刨”，在街上捉迷藏，在秸秆段段上打滚。

收了玉米后，那些秸秆不像现在一样直接粉碎在地里，而是大人用铡刀把一捆捆的玉米秸秆截成段段，然后铺在路上任人和交通工具碾压，最后把它们堆成堆，浇水湿透，让它们自行发酵，用作庄稼的肥料。对于小孩子来说，最有趣的就是秸秆段段刚铺到路上那会儿了。我们在上面打滚嬉闹，干生生的玉

米秸秆散发着独有的清香。小时候，快乐很简单，一轮明月、一条小溪、一堆玉米秸秆……

到了摘棉花的季节，我和妈妈经常半夜一起去地里看棉花，以防小偷窃取了我们的劳动成果。皓月当空，我跟在妈妈后面，心里想着万一当场逮着偷棉花的应该怎样应对？他会不会跑掉？万一起冲突怎么办？想着想着已然到了地里，干净的月光下，团团棉花宝宝安静地睡着，四周不时传来虫子的叫声。我开心地抬头看天，月亮散发着柔和的光，在

如此干净的月光下怎会有罪恶呢？

后来的许多年里，我再也没有真正欣赏过夜晚的月亮了，也许是在陌生的城市里忙于生计，也许是在无休止的烦琐里，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越来越少，包括自由和光阴。可今夜，我在远离故乡的某个城市的阳台上静静地坐着，看着高悬在夜空中的月亮，恍惚中仿佛看到了儿时的那弯明月，它与我深情对望，像时空穿梭而来的青梅竹马，像年少时懵懵懂懂的恋人，将我带到了儿时那段无忧无虑的光阴里。

门口有个菜市场

□高粱秋

门口有个菜市场，长三百米、宽四十米的玻璃钢罩顶，里面并排两行菜架子，两边对开一溜店铺，外加市场门外各色商贩，每天熙熙攘攘，人声嘈杂，好不热闹。

方便是不消说的。新鲜蔬菜、四季瓜果、山货水产、鸡鸭鱼虾、锅碗瓢盆、衣帽鞋袜……熟门熟路，只要往摊儿前一站，价格问过，那边把物件儿往电子秤上一放，“滴”的一声报过钱数；这边拿手机往眼前二维码上一扫，按下应付款额和支付密码，再“滴”的一声听到对方的报账——成交！只管掂着东西走人。孩子们动员了几次，让搬到他们开发区的家附近去住，老婆就是不肯：“住这儿多方便啊！锅里热上油，再跑到楼下买菜，回来都不耽误下锅做饭。虽然车子进进出出有点儿麻烦，又能算个啥？”

（一）

夏日四点半、冬天五点半，不管风霜雨雪，天刚蒙蒙亮，楼下准时传来“倒车、请注意，倒车、请注意……”的电喇叭声，菜贩子要赶早到三公里外的蔬菜瓜果批发市场把新鲜蔬菜批发运来。夜色朦胧，或蚊虫翻飞，或冷风刺骨，昏暗的灯光下，卖主们依然迟迟疑疑不肯收摊，眼睛巴巴地望着街上走过的每一个行人，期待把剩下的发了蔫儿的蔬菜以便宜的价格让顾客买走。

靠右的摊位有个曾经患小儿麻痹症、双腿颠簸的中年汉子，周口市，随孩子来安阳落户。每天老婆用脚踏三轮车，把成捆的大葱、生姜、面瓜批发运来，他趁着天色尚早，把一棵棵大葱分拣，择掉黄叶，批成成三或五的小把儿，用布条缠整齐，码放在菜垛上，然后把生姜、大蒜、面瓜，一个个捋得干净，码放整齐……一切收拾停当，天也就大亮了，他就着自来水管洗漱完毕，才一脸平静地开始一天的营生，似乎已经十几个春秋了。

市场口有一对儿姑嫂，家在附近，用脚踏三轮车支了个卖葱花饼的摊儿。你别说，葱花饼做得有滋有味，外焦里嫩、黄里透亮，香气袭人，很受顾客的青睐。只是，夏日炎炎，大大的日头像火球一样炙人，也不知道她们

□陈则威 书

